

永豐縣志

永豐縣志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辯

明

獨慕省親辯

蕭 韶

癸卯之秋七月既望虬山子靜息東軒憑欄觀物宗弟修誠忽整冠持卷拜且曰誠館穀於五雲嘉溪彭氏爲邑著姓詩禮彬彬古道存焉有堅柏氏又彭之傑然者時常獨省因以自勵厥考早世永慕不忘肖形於上日仰瞻之騷人墨客咸爲闡發幽微敢丐一言以昭厥良虬山子曰噫嘻有是哉斯人之克子也夫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盡矣

永豐縣志

卷

三十六

辯

一

孝有盡乎心有盡乎心無盡則孝無盡孝無盡則生事葬祭殆不可以言盡有終天無窮已者矣其惟慕乎然不徒慕而先以獨省有是哉斯人之善慕也夫弗省弗慕也弗慕弗省也過言過行日累積焉置身於匪道之歸厥考有遺辱矣慕之云乎然汝及其槩未竟其素可試詳之以爲吾徵曰聞其燕居夙夜自訟不徒爲親已也凡事上接下交友見賓小大酬應之餘或有愆違無弗察是故曰獨省見其歲時伏臘顧諟遺容慘愴痛悼徬徨焉躑躅焉傷厥考何在凡飲食起居談吐跪起夔然愀然恍然惚然於厥考如將見焉是故人以慕親美之斯誠熟諸耳目者也虬山子曰噫吁嘻有是哉汝之貳視也夫人之五官百骸毛

髮骨瓜親所遺之身也五常百行錯綜經緯身所出之用也不忘親則不忘吾身不忘身則必當吾用是故以事上交文不敬不信爲不孝是故以言中倫行中道爲一舉足一出口不敢忘乎親也省與慕可二之乎有是哉汝之外徇也夫曾之三省於工夫已自後乃未得聖門而人之時也若其述聖經而傳之則知入聖之要在於慎獨而一念方萌萬象未露戒其自欺求其自慊無有掩覆天然自有之中著矣吾人之獨省惟當率吾天然之好惡不爲物掩不爲情鑿沛然出之以自快足其容待其旣已差失然後始悔省檢制之頻復厲矣屢失屢復誰能善後惟克慎厥初使內省不疚常置身於無過之地則無忝爾所生慕親之實於是焉在若塊然觀像咨嗟涕洟吁吁戚戚白云能慕乃孩提呱呱之戀吾則罔敢知亦非所以爲訓也誠恍然曰聞命矣然誠得其表未竟其裏彭君其始進於是歟虯山子曰彭君志此亦知所嚮往可與共學者美用成之有相之道存乎我汝以吾言其質諸彭君諸彭君其質諸大學以大學質諸性以性質諸天

國朝

歐陽公稱廬陵辯

解文炯

歐公之稱廬陵由來舊矣以公文篇末自署郡名而醉翁亭記更爲海內傳誦因共尊爲稱號相沿至今遂以吉有廬陵縣治而公卽其地人耳雖然地以時分人以跡著名

實之辯不可以不詳也考廬陵之名凡數更秦溪爲縣屬九江豫章二郡三國五代時爲郡其縣別名石陽吉陽等邑隋唐乃改吉州復廬陵爲縣自南唐保太八年割廬陵十一鄉置吉水縣而廬吉之名始判然矣年譜載公生宋真宗景德四年其時縣爲吉水已八十餘載至和二年析吉水報恩鎮置永豐縣沙溪本鎮內地公之祖居在焉故阡表碑陰云今譜雖著廬陵而實吉之永豐人也是公前隸吉水後屬永豐年譜碑表鑿鑿可據其以廬陵名者往代最重郡名不忘所自讀公自序譜圖述其先世居長沙猶以渤海爲封望則後之所遷仍繫廬陵固然矣如韓子稱昌黎籍本修武朱子稱新安隸屬婺源李延平劍浦

永豐縣志

卷三十六

辯

三

爲家羅豫章沙縣其籍以至崇仁吳文正有臨川之名峽江練忠貞有新淦之號今古異同何嘗皆其所生之地乎卽以同郡比論楊誠齋劉辰翁吉水人也陳公植劉公鶚亦永豐人也何以草廬之文並稱廬陵豈非郡名共繫之明驗也哉夫以文章宗匠衣被寰區固人人得而俎豆之矧在桑梓奚分畛域惟是地志之修紀載互異是豈足爲他日文獻之徵耶今必易廬陵而稱永豐天下之耳目固滋疑矣然竟脫永豐而屬廬陵我公之碑表不堪信歟考古之士欲求定論惟省郡二志大書古廬陵郡原籍吉水今隸永豐縣人名實相副斯爲得之蓋公可稱廬陵而不可入廬陵縣必載永豐而不能以永豐稱當亦平允之言

也乃秉筆諸賢雖經考核仍涉歧疑而選舉一表既列崇公於咸平三年未分之永豐復載文忠於天聖入年已分之廬陵矛盾舛錯難辭厥咎也已嗟乎歐陽子之名一字耳爭之如家寶若惟恐他人是攘者以公在廬則廬重在豐則豐重夫能爲廬與豐重者豈不以其人以其文哉百世而下樂與千古以上之賢相親相慕而不容自己此固秉彝之良非攫利此廬之人爭之善也豐之人爭之亦善也獨念吾郡人文自公開始於宋流風遺韻至明號稱極盛迄今運會亦稍殊矣高山仰止其何以克溯前賢不愧吾六一故里此不獨廬與豐之人當共勉之抑亦一廳九邑之願交相砥礪者乎炯豐陽下士閉戶山中非敢妄逞

永豐縣志

卷三十六

辯

辯

四

私言聊以志夫稽古

歐陽公紀載事跡續辯

解文炯

歐公考辯二作予因府志重修兩歧其說乃博稽羣書參訂而討論之辛丑夏面呈督學胡公奉憲留覽蓋亦考古就正之意無他及也越歲友人持蕭元湛里居辯見示謂志局初開應邑預爲此言以告纂修故作者有騎牆之論焉予不禁訝然失笑嘆人心之不古而慨斯道之難言也夫地稱名邦固重文獻志號信史必嚴是非其間事之同異時之後先非可強辭而奪理者歐公之爲廬爲豐余考辯已詳無疑義矣姑卽蕭君之言而條答之且以論文可乎歐鄉之名未嘗非是然不自文忠始也世爲廬陵大族

則亦上世之居焉耳以儀爲文忠之祖謬誣殊甚汝溪本屬後遷而令公崇公亦居兩世矣表稱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旣知黃巢之亂所致斯亦不必置辯後來自穎歸葬原因生時所居歿還故土非有擇於風水也若果堪輿起見何曾涉足其間况廬陵亦公祖塋豈少佳山水而乃戀戀於沙溪乎回陂本吉水地令公所葬譜載昭然公旣全家於穎沙溪原無子孫看守其與十四弟書詢及封樹自是家族常情安得以廬陵偶同之回陂當之反謂吉水爲詭冒言出無稽真堪一噓因果院詩集所不載縱令僧藏屬實遷居之後憑弔枌榆誰曰不可余更謂詩中釣罷溪回思往事之句旣非生長之地原無往事可思匆匆護喪

永豐縣志

卷三十六

辯

五

歸葬亦不暇遊釣溪水是真是僞皆不足據且一切程途日月悉行憑空臆揣若何由鳥口若何下瀟瀧而來曰自汴去曰返汴是并年譜亦未寓目矣尙何辯之有夫郡邑地名必遵時制不沿古稱者以史傳誌狀與記序雜文不同然亦指文中書事處言之非謂篇末所署名號也公之自稱廬陵歐陽某者舊刻亦止記序偶見一二於首尾蓋系所自出不忘其本猶崔之博陵李之隴西唐宋以前類然也必欲執此爲據他日公撰張司錄墓志又云渤海歐陽某何也豈不聞退之稱昌黎韓愈考亭稱新安朱熹乎沿及後世且以爲號矣所以

御纂五經前列諸儒姓氏周註濂溪程註伊川並未加以里籍歐

曾之廬陵南豐適有其縣耳不然何不一例並而乃此同彼異耶卽羅一峯碧梧丹鳳圖序觀其稱草廬吳氏象山陸氏則廬陵歐陽氏之稱俱詣名號可知至史傳所書曰吉州人國初郡志爲廬邑歐陽醒菴所修悉本萬厯志載永豐通志爾纂主之者大吏乃云前因陳侍御之誤呈後因家孝廉之分校權難擅專姑置勿論第其時廬陵先達林立果有曲徇甯甘默默乎揆厥所由當時秉筆諸名賢胸羅卷軸考核精詳稔知文忠之隸永豐蓋自前代紀載而已然矣獨怪蕭君以荒唐之語詆毀先賢如聶雙江唐荆川理學名儒也敢謂其以千金賄作吳充行狀考韓魏公之誌言本吳樞密之狀太常諡議悉準諸此果出於七

永豐縣志

卷三十六

辯

六

百年後耶甚至詈及廬邑前輩歐陽後人皆以受賄鬻祖蠟之果何所見而云然又豈有識之士所忍出此耶更可詰者若宋若元楊文吳揭諸君子又誰賄之屬之而有是言乎嗟乎文章一道作者難識者不易阡表何人不讀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句卻更有文字卽遷居分縣等語蓋文勢至此本難插入故附碑陰此古文序次一定章法今以爲集未收載不知卽譜圖序也纂修又加按語謂其詳畧微異似覺抑揚其詞以示左祖然譜圖序作於嘉祐四年後熙甯三年始撰瀧岡阡表朱子嘗論歐公文多是修改到妙處亦有未及訂正原稿者則碑陰之語其爲晚年刪定可知卽如阡表初稿原有沙溪吾世之家且葬也一

語集中現存奈人未經目覩向若竟以此爲僞無論高文古筆誰敢續貂試問青州石刻疇能彷彿其字體穹碑巍然又奚事預埋土中果如蕭君所言豐友相告者誰胡不指名以爲鐵證且將治豐人以詐僞之罪是必削乃碑廢乃祀盡翻公案而已度德量力形諸言者能見諸行乎此瀧岡之可爲痛哭長太息者也不然今日之辯予豈得已哉知我罪我聊以報吾蕭君而已稿成嘔血三升時乾隆壬寅中秋後五日

附錄

朱子曰歐公文多是修改到妙處頃有人買得他醉翁亭記稿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又曰歐公文字愈改愈好亦有改不盡處如五代史宦者傳末句云然不可不戒當時必是載張承業等事在此故曰然不可不戒後旣不欲載之於此而移之於彼則此句當改偶忘削去故也

論

元

踐形論

劉鶚

天地之生人也有氣以成形有理以成性氣非理無以宰理非氣何所附則形與性雖分而要未始不相須也故凡受生於天地者有其形不可不盡其性性盡而形乃爲不虛也眾人梏於氣稟之偏狃於習俗之敝而人欲日熾則

於形色本然之理弗察弗由無以研其幾而復其故雖有是形亦爲虛器耳惟聖人者私欲淨盡不思不勉而能盡其性故視則無不明聽則無不聰貌則無不恭言則無不從推之忠孝敬信無一不止於其所是誠有以立人道之極而未易幾及也君子有形而思所以不負乎天地之生成則蓋有道焉始必有以造其理造其理者在致知繼必有以履其事履其事者惟力行而黜私主敬又致知力行之先務也蓋去私則物不得以蔽之主敬則神定而志不遷不蔽於物而志篤由是致知以明乎形之理力行以體乎形之事累日而月累月而年至於終身而功無一息之間庶幾理無不明事無不實而所以宰乎形者殆盡矣於焉稽其視聽自見聰明考厥貌言罔弗恭從而爲臣忠爲子孝爲弟悌爲友信又皆其所自致者也始蓋勉焉究斯安焉聖域優入而與天地相似矣此踐形之效極於無上而要知踐形之學不容或缺也凡有形者共勉旃

存心論

劉鶚

且上帝之賦予百體咸具而稱天君者惟心蓋以心爲萬化之宰故尊隆之若茲也則人既有是心其何可以一息放乎顧心之放亦易耳其爲陷溺梏亡者無論也卽有檢制之士兢兢閑守而私意忽動於中私欲偶牽於外則此心遂爲之不存矣心有不存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官骸雖備亦莫之管况欲有以成天下之務而致參贊之偉業

乎此亦可知心之不容於或放而謀所以存之者宜亟亟也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夫以學問之途之廣而約其道於放心之求非真有見於心之當存而胡以言之切切也又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則且顯示斯人以存之之法矣蓋心有道心人心之判道心者純乎理者也人心者從乎欲者也理欲相爲敵而欲之勢常勝惟戒懼於睹聞之先謹幾於顯見之始乘乎氣者不以難克而自沮日日寡之而漸至於無則危者安微者著靜虛而動直於以萬理畢涵而靡遺萬事順應而各當我之心不卽有以合乎天心之無外也乎彼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相繼而爲萬世法者職是道也邵子曰心爲太極周子曰純心要矣張子曰心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程子曰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入身來此皆得乎孟子之正傳而思存心者之所宜留意也

國朝

聖學論

程士鯤

聖人之德皆自天縱未有不務學而專恃乎天者書載若稽古帝堯若稽古帝舜若稽古大禹說者謂堯舜禹雖聖人而猶不自聖每事必順考乎古此卽帝王所學之源也荀子載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成子伯此卽帝王所學之人也夫豈無據而云然孟子

謂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書載高宗舊學於甘盤史稱文王爲紂囚於羑里而演易書稱武王訪箕子而作洪範此亦帝王所學之實也成主下帝王一等而詩人所頌亦曰學有緝熙於光明佛時仔肩蓋自二帝三王以求壹是皆以學爲本秦人每事不師古甚至焚書坑儒亦焉知學爲何事哉漢高以馬上得天下且曰安事詩書於斯時也戎馬之習浸淫沉溺已久不有哲后繼起賢臣啟沃聖學之統系其續其絕岌岌乎始哉賴有文帝旁求儒雅以闡大猷遂廣遊學之路論語孟子孝經爾雅皆置博士猶將滅之燼忽燃也而聰明妄作竄名竊實立異亂常亦紛然而出武帝始表章六經罷黜百家豈曰小補宣帝始詔

永豐縣志

卷三十六

論

十

諸儒於石渠以講經成帝始會諸儒於白虎以修先王之故事儒術由是見重而聖學不至剝輿有載而之後世者矣自高祖過魯以大牢祀孔子以肇萬世尊師之姑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是誠寶訓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吾所以得及古今成敗賈凡奏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誰謂高帝不知書哉光武中興息馬論道數引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史稱世祖經學政事以此也明帝爲太子受書於桓榮及卽位躬臨辟雍行養三老五更乞言之禮肅宗亦詔諸儒於東觀以修石渠白虎故事魏晉南北之際往往以遊戲翰墨雕琢文辭爲學則人主爲學從可知唐有天下

其可稱者三宗以太宗之在東宮招致才人學士更直訪問卽位之後所謂仁義旣效皆其學問之助也元宗勵精之初常覽史籍而馬懷素褚無量等勸講禁中迨其後也無逸之圖代以山水憲宗留意墳典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書皆三復其言又集前代事跡書於屏風及其末也佛骨之臣逐於鳳翔其他如代宗之好學彊記通乎易象文宗之間暇觀書沮於士良其學益可知矣惟宋朝列聖無一君不學亦無一日不好學太祖讀書至舜典則嘆近代法網之密讀史至釋之定國事則責御史以不寃不忒是也以儒臣理財以士人理獄勸武臣以讀書令宰相以讀書朱文公所謂太祖不爲語言文字之學而方寸直與堯

舜合是也太宗繼之故置崇文苑以收天下之圖書三聖授受如出一道故在真宗置侍講學士以楊徽之夏侯嶠呂文仲爲之或召崔顥正至後苑講大禹謨卽太宗之講學也自時厥後此意愈傳而愈博以仁宗之講學孫奭每講必竦然而聽丁度王沐等必數刻乃罷賈昌朝誦說則多所質問旣取無逸孝經以置左右又取國風譏刺之事以爲覽戒至若元祐諸君子之勸聖學如呂公著之陳十事始於畏天終於無逸而復取論語尙書孝經切於治道百篇以進范祖禹進帝學八篇仁皇訓典三百一十七篇又復進觀文賢古圖三朝訓監圖不特是也以司馬光上稽古錄以蘇頌采唐故事以蘇軾進陸贄奏議程頤三劄

一疏猶拳拳於講讀之官蓋無非所以爲帝學之裨益也高宗中興萬幾之服專意經術親書石經命儒臣紬繹其說祈寒隆暑畧無倦色又作損齋置經史古書於其中以爲燕坐之所且爲之記此則高宗之典學也孝宗六月卽位隨御經筵宵衣旰食皇皇汲汲聲色苑囿弗遊弗親此則孝宗之典學也甯宗以三十年之恭儉培千萬世之深仁厚澤方其封爲嘉王而在東宮之日如陳傅良黃龜年之流聞皆正言行皆正道無非所以爲聖學之助皇上繼志述事經筵進讀路門勸講退朝之後日講有常度撤章之餘歲講有常經卽此一道其所以上接帝王之統下貽子孫之謀無非聖學之相爲授爰也理學之儒莫盛於宋

永豐縣志

卷三十六

論

十二

由聖學隆於上而儒學蔚興豈曰無由若齊高祖好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可謂之好學乎不讀非聖之書則異學僞學自廢而古聖謨洋洋德言孔彰博學而詳說之皆可爲作聖之資乾九三學以聚之間以辨之君德也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記曰天子燕處則聽雅頌之音唐太宗乙夜觀書曰朕夜讀周禮真聖作也謂魏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唐文宗坐延英論詩雅正否鄭覃曰孔子所刪三百篇是也其非雅正者烏足爲天子道哉相如游獵賦修容乎禮園翽翔乎書圃云云勸聖學也真宗謂王旦曰經史之文有國之龜鑒保邦治民之要盡在是矣又手札王欽若曰編修

君臣事跡朕於此書匪獨資於批覽亦乃區別善惡垂之後世俾君臣父子有所鑒戒仁宗天聖七年謂王曾曰兩漢書文辭溫雅唐書終不及也曾退相謂曰上閱經史見前代述作之體且善評之自昔好文之主未嘗留意及此高宗紹興十一年上曰有帝王之學有士大夫之學朕在宮中無一口廢學然但推究前古治道有宜施今者要施行耳孝宗曰自古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少能行之且如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二句人君豈不知自是不能行明道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橫渠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四句可盡聖學之要韓愈示兒詩曰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問客之所爲巍冠講唐虞孟子末章敘道純之傳止於孔子孔子之後不傳在上而傳在下此肅廟之所由致疑也二祖列宗尊經崇學頒行經書大全使天下後世之學有統緒明體適用科甲進士獨爲正途而聖學之成已成物同乎覆載矣

真似論

程士鯤

凡物有一真則有一似有一似則不止有一似必至大相反而亂真於無有焉此孔子所以惡似而非者惡其亂真也似正而非正似仁而非仁似禮而非禮似義而非義生於春心害於其事其爲禍於天下殆有不可救藥者也直真信真廉真讓豈非聖人所望於人之大美哉葉公之

黨其父攘羊而子證之以是爲直則不如無直焉蓋非真直也好市直名者也似直者也尾生與女子期不至而抱橋死於水以是爲信則不如無信焉蓋非真信也好市信名者也似信者也陳仲子辟兄離母獨居於陵身織屨以爲食妻辟纊以爲衣以是爲廉則不如無廉焉蓋非真廉也好市廉名者也似廉者也蒼梧丙娶妻美而以恭其兄其口受之而人皆稱之以是爲讓則不如無讓焉蓋非真讓也好市讓名者也似讓者也似之亂真猶鄉愿之亂德聖人之所大懼也孿子之無分也惟其母能分之水乳之無別也惟鵝毛能別之故夫勦襲雷同之依似亂真者惟秉禮者能判之蓋有不知而作者吾亦不知其作既知其

永豐縣志

卷三十六

論

十四

作吾無所用之夫子之作春秋寓褒貶代袞鉞此豈邯鄲之步容人學爲之哉而呂不韋之作春秋胡取於此名也且懸之國門有能易一字者賞以千金而中多舛謬爲方正學拈而出之者多矣然不過月令春秋未嘗盜孔子書法吾無責焉王通之擬以竹書紀年則描而不似似而不真亦不足怪而中說以擬論語何爲也哉夫子之十翼以發明周易而易之幽以顯微以闡猶周公繫爻辭以明彖文王繫卦辭以明畫伏羲畫八卦以明圖既經四大聖人之手定豈容有加於此者乎而太元何必作其子童烏四歲能預之雄亦可以自止矣不止而不免於後世用覆醬甌矣又作法言以擬似論語何爲也哉後儒惡之曰揚雄

王通皆孔子之莽操也何惡之甚惡其似而非真也唐之李赤自負其才以名擬太白而又以十詠擬其詩於姑蘇之亭以爲人莫辨其真似耳卒爲廁神所剝則後世欲以似亂真者可不畏廁神之有赫耶似而非者信不免於惡矣以似爲是者亦必非明察者也山雉似鳳而非鳳山雉何罪以山雉爲鳳者之罪也砮砮似玉而非玉砮砮何罪以砮砮爲玉者之罪也然有知山雉之非鳳者則無以山雉爲鳳者矣有知砮砮之非玉者則無以砮砮爲玉者矣凡物似者難成而真者易成宋人之雕玉楮葉一葉必三年而成造化之成物不若是其難也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則不煩終日矣恆情似者乃所好而真者非所好

永豐縣志

卷三十六

論

十五

葉公之好龍畫於所居之室朝夕愛玩感真龍下降其室則駭而伏地不敢仰視是好似而不好真天下之不同於葉公者寡矣

議

明

理學名臣考議

李沂

我朝崇儒石文特隆往代士遭逢盛際象上意指亦往往提身砥行以志節相尙用能砥柱頽流型模神聖而儒道藉以廣焉蓋在天順成化間以理學名家者有若薛文清之深醕吳聘君之嚴重陳布衣之端默陳簡討之主靜胡敬齋之居業陳克菴之講求張東白之實踐羅一峯之切

直周翠渠之駕古莊定山之超詣黃宋軒之耽嗜名理章
楓山之冥悟元機張古城之深探理奧蔡虛齋之精研蒙
引鄒汝愚之學務深造之十有五人者並以一代之才超
世之識啟聖賢之扃鑰祛末俗之牽纏其志量節概真可
愧夫羶悅富貴狙喜功名者倘所謂儒林之鳳學海之龍
非耶若夫讀書一錄豁萬古之顛蒙綱常一疏扶百代之
名教其惟薛公瑄羅公倫乎其他超見偉識英聲勁氣大
都聞兩公之風而興起者乎故理學第一忠孝狀元之稱
迄今以爲實錄嗟乎溯元風於往籍仰山斗於前修余於
兩公竊訢慕焉謹議

從祀議

吳默

永豐縣志

卷三十六

議

十六

聖賢之相傳也以道而道之相信也以心心之合於道則
門戶雖殊弗計也顯晦雖異弗倫也何也輿方輪圓爲車
則一矣山玉澤珠爲寶則一矣道有同出而異名心有異
用而同體十哲之中游夏與顏閔比肩兩廡之內子靜與
元晦並列豈得執此以議彼雄顯而雌晦哉要之孔子上
繼堯舜以來之心而羣賢能契孔子之心則從祀之典可
無議歟明興二百餘年觀列聖之所培養化育之所漸摩
一代人文彬彬稱盛然以道自任而人亦以道宗之者則
河汾之薛瑄餘千之胡居仁新會之陳憲章餘姚之王守
仁也穆宗允言官之請進薛瑄之祀鉅典開矣皇上有意
斯文詔從廷議而繼以三子然世或有疑焉者得無以復

性之與居敬主靜之與致良知門戶名殊乎得無以鉅卿之與布衣乙科之與新建伯顯晦各異乎吁得之言語者易而踐之躬行者難世有樹立於當時而摘議於後世者何可勝數若四子者非世所稱有道大儒哉公論以久而定人心以久而服而門戶顯晦之迹不無疑焉是故有疑其爲禪者有疑其爲偏者有疑其爲著作之寡者愚則謂此皆不足病之也孔子一道而已道一心而已道者心之理復性者所以復此心也敬者心之主居敬者所以居此心也心之凝寂爲靜心之靈瑩爲良知而心能主焉心能致焉均之有功於吾道也故薛則志道自任而浩然不屈胡則衛道爲心而距邪必嚴陳則勿助勿忘便是鳶飛魚

躍王則知食知行便是乃食乃行執圭繫組而不爲榮踵門蓬戶而不爲陋屢聘不起而不爲固屢立大功而不爲通其在孔門則閔冉之亞而列之後世得非韓邵之流歟然則謂行祇是知敬卽是靜可也謂靜祇是行而知卽是敬可也不然讀書一錄發明太極通書之奧固三子之所揖讓而居業錄白沙傳與夫傳習臆說其書具在試取而味之果禪乎偏乎抑必有事於著述乎此可以無疑矣雖然求儒於道學之中難矣求道學於純粹之中又難矣四子者誠純者也而國朝之可稱者尙有人焉愚以爲羅倫之剛介鄒智之忠純庶幾乎文成而章懋之行誼亦足齒於文清之後蔡清之經術張元正之操養無愧於獻章而

陳真晟之高蹈亦足以配居仁之列誠博詢而精覈其尤者繼四子而從祀焉則人文益振士習益端具有關於世道匪淺鮮也

考

國朝

歐陽文忠公世系籍里考

解文炯

吉州之歐陽鉅族也然人知以文忠公著而不知其源流分合各有所自以故世系籍里紛紛聚訟卽鄉邦且然况鄰郡外省乎事關先賢責在後進是不可以無考按公先世由渤海遷長沙又徙粵東唐時有諱琮者刺史吉州傳八世至萬又爲安福令挈兄弟彤彪偕至後彪回粵萬與

永豐縣志

卷

三十六

考

十八

彤留吉世其家彤之後居泰和萬安萬之後散處安福廬陵吉水傳七世至儀舉南唐進士父母皆在閭里榮之乃改鄉名儒林里名歐桂是爲廬陵派儀之弟偃始居沙溪卽令公府君表稱皇祖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是也長子觀封崇國公乃文忠公考考與鄭夫人合葬沙溪墳左卽公故居故墓表有云沙溪吾世之家且葬也後立瀧岡石阡卽稿刪潤成篇改列世譜刻之碑陰敘及後世或居安福或居廬陵或居吉水而修之皇祖始居沙溪至和二年分吉水置永豐縣而沙溪分屬永豐今譜雖廬隳而實爲吉州永豐人也公之自述明且備矣然公雖爲永豐人而生卒科第皆非在其本籍年譜載公生於綿州長於口

州應隨州試薦名禮部未幾登甲科歷官於朝中間除外任亦多江北計公於鄉里崇公之葬祇五歲歸無明文皇祐五年祔葬魏國始至沙溪月餘事畢旋之穎終身不再至其於郡治鄰境殆足跡所未經也以故桑梓名勝除吉州學記寄題沙溪寶錫院詩外別無所作最後宦成致仕攜子發奕棐辨居穎上遂終老焉維時豐邑且無文忠子孫矣廬陵則歐陽異齋有吾祖非六一之對後世傳爲美談然在宋時豐邑雖無歐陽氏後人未嘗不俎豆之西門外有六一橋以文忠名也柱國坊巍然在前文信國過縣書三大字於楣傍建六一書院沙溪則文忠祠在焉先後名賢記之皆宋元間古物迨明嘉靖間聶貞襄巡按江南

永豐縣志

卷三十六

考

十九

乃訪文忠後裔於穎得棐十六世孫雲奉公遺像勅命馳傳歸豐豐人義捐置產督學襲雲祀生奉詔入春秋祀典自明迄今不改統計郡志四修通志兩纂皆載永豐人素無異議獨康熙雍正間忽興訟舉然真跡確憑公道難泯故鄭太守讞云文忠嫡裔吉郡果繁且多貞襄何舍近而求遠謂各邑之歐陽爲集公以上分支別派則有之若竟稱文忠四子之後斷所必無也雲歸奉祀嫡裔在豐奚疑旋經中丞判決又可謂案重如山矣而或者曰文忠之爲永豐固已今之言廬陵文字者誰不知爲歐陽子而顧可易歟愚謂此言固另有辨以釋之且卽以文論稱公爲永豐者宋有楊誠齋文文山元有吳草廬揭曼碩明有鄒東

廓茅鹿門諸先生皆名儒鉅筆而文山又廬陵人也記稱
豐有永叔其亦未足信也耶

國朝

欽定古文淵鑑註經

睿裁尤永永爲定論矣請以是爲歐陽文忠公世系籍里考

說

明

八陣圖說

戴安

按握奇文云入陣者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八陣者天
地風雲龍虎鳥蛇也大抵以天地風雲爲正龍虎鳥蛇爲
奇也後人不察其義以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

永豐縣志

卷三十六

說

二十

奇謂爲一定之陣而不可易愚嘗力詆其非而世莫之察
也孫子謂奇正相生循環無已唐太宗李靖反覆辨論謂
奇正安有素定者哉又曰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敵雖對面
莫測吾奇正所在夫何形之有又論八陣之名謂天地風
雲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誠哉是言也如此則可以
談兵矣而凡世之諛聞曲說可一洗矣何則奇正無形變
化莫測謂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則有形矣
謂四正四奇爲一之之陣則初無變化而爲敵所測矣執
此以論兵豈非膠柱以調瑟也哉且八陣猶八卦也以八
陣演爲六十四陣猶八卦錯綜爲六十四卦也其始也固
非私度臆決強求以合乎易數易數始於八卦則其推演

自有所昭合矣康節先生以六十四卦配六十四陣雖未知其果合武侯之意否然於理無不可也伍法則王氏爲得之至於所謂天衝地軸雲爲鳥翔風爲蛇蟠雖其爲圖說愚亦未敢信焉輒不揆間取康節陣制王氏伍法以管見潤澤之變通之繪列於圖仍異其旛旗別其隊伍使秩然有條而所謂四頭八尾觸處爲首者皆可見焉若夫虛實以制敵奇正以取勝則學者當於言外得之初不敢自爲言也尙賴同志之士相與訂之八陣之中有戰有守戰守之中復分戰守平列者虛也中出者實也戰爲正則守爲奇守爲正則戰爲奇也虛生於實實生於虛虛實不測形而無形因形而錯勝經緯錯綜若無統紀條理脈絡秩

永豐縣志

卷三十六

說

二十一

然有序

質軒說

羅璧

人之天性質而已二氣盪而萬感形情之欲熾熾而天者人一者二質之存者幾希鴻龐世遠標枝風微天綱縱人紀弛王塗纂太素□久矣天下欣夫文也孔子曰從先進挽之也是故古之君子蕞乎其形而其天完樸乎其貌而其心察簡陋而不華粹純而弗僞質之植乎天者惟恐敗其幹蠹其根耳顧時方奔走穠馥浸涵侈靡於此此簌簌之場而掩耳於澶風大雅之餘者何自遠其身而不古耶吁嘻今古一也心一天也乃若其質古存而今亡豈天之降才爾殊也古之質者一乎天今之質者二乎人一而二

之其存焉者寡矣然則心質而事一一而天全天全而今
不古類乎否耶未也嶺南王君圖相以質名軒心乎古也
洵爾則知不同乎今同乎古不合乎俗合乎道詎弗可嘉
尙矣乎故遂爲之說

澹軒說

羅倫

澹者天下之至德也泰伯讓天下夷齊讓國孔子疏水樂
在其中顏子簞瓢不改其樂皆澹之所成也故曰澹者天
下之至德也春秋戰國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積骸爲山流
血成川敗國亡家者相踵也不澹之所成也故曰澹者天
下之至德也天下之物莫淡於水水初非有鹹也至海而
後鹹之味成焉水源於山疏爲溝澮溢爲江河滲漉浸潤

永豐縣志

卷三十六

說

說

二十二

五穀繁滋草木暢茂澹之所成也海濱之地彌望斥鹵草
木不生五穀不茂不澹之所成也海居之人汲水以自隨
或掬海水飲之則顛倒眩瞽終日不甯淡則宜於物與人
不淡者反是故曰澹者天下之至德也孟子曰養心莫善
於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目不盲於五色口不爽於
五味耳不聾於五聲天下之物無一足動其中而澹之德
成矣水者天一之所生人心之天亦天之一也澹有要乎
曰有一爲要

國朝

攝生說

程士鯤

攝生之道無祕密也慎所以戕生者而已矣戕生之端初

不在大其幾甚微明哲斯知鳩酒可避也醕醪無鳩而爲
狂藥甚於□爲人所甘飲不可避也讐刃可防也琴瑟非
刃而能斷腸甚於刃爲人所好近不可防也之二者下愚
陷焉中智不蹈也未聞稍有知而死於酒色者也乃若有
之是亦下愚而已矣操黃白之寶向市而易頭乞丐爲迴
避生重於寶故寶有所不重也被藻繪之錦入廟而當犧
牛羊爲穀觶命珍於錦故錦有所不珍也疏水韋衣之足
樂邱園煙霞之可適舍此而食無道之祿就彼而入濱死
之淵此與暴虎馮河喪軀失命者無以異也有學問文章
者多蹈之此其理尤易明而其病亦易見不易見而不易
明者無日而不值無地而不逢也一言足以賈禍一步足
以落羿動靜語默有不加慎行止坐臥失於防檢在天之
陰陽寒暑莫非寇賊在身之眼耳鼻舌悉爲奸宄此固牧
野之師所不能克鄴侯之律所不能詰者也惟有操守存
之密省察之嚴其庶幾乎

警齋說

陳學海

客問余曰子之謫戍極塞也得毋不豫乎余曰此正警余
也何不豫焉曷警乎爾警者戒也如履錯之知敬警者寤
也如夢寐之初醒子輿氏不云乎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張
子亦言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可知天地雷霆風雨莫
非至教帝王恩賞刑威無非至仁理則一耳天實譴之人
故憾之是謂怨天怨天者不祥天正怒之人故忽之是謂

棄天棄天者無志予也生於江右識淺才疎謬蒙

主恩拔置言路媿無涓埃之報時切負乘之憂茲以註誤落職
戍邊雖非自作不靖而交友不慎樞機不密此卽予罪莫
追者賴

聖主如天好生不置重典僅屏居西域以効奔走是啟以改過
之路而許其自新雖曰憂患而憂患實以生我雖曰貧賤
憂戚而貧賤憂戚實以玉成我倘亡羊補牢見兔顧犬知
言語之階亂也警之以害成知朋黨之見傷也警之以比
匪念深藉茅戒凜衣袵乾乾惕若以蓋前愆雖不足見用
於世猶可寡過於身若猥以榮辱得喪之故於邑長歎幾
何不入於下愚而辜此懲創之至意哉然予心所不豫者
永豐縣志
卷三十六 說
二十四
則亦有之當

國家興師討賊之會正臣子鞠躬盡瘁之時乃身隸戎行韜
畧未嫻徒有懷請纓而力不能俘獲寇賊以除邊患寸効
莫奏負罪奚贖此則長自鬱鬱者耳客聞而頷之既退余
因以警顏其齋而并述其所以匪止自警亦欲人深明此
義共相警於勿替云耳

引

國朝

人文紀畧引

聶芳聲

人文紀畧者乃輯我豐陽諸先達之遺文而刻之存什一
於千百也宋仍五季餘習文氣卑靡弗振自吾邑歐陽文

忠先生崛起倡爲古學及知貢舉黜怪險奇澀之弊歸大雅醇正之軌一時翕然宗師之文風丕變所謂迴狂瀾障百川功不在昌黎韓公之下其全集板原藏府庫繼自明興曾羅二公廷對萬言魁天下文章道義彪炳千古悉藏縣庫至如陳侍御習駕部鍾翰撰宋大理郭太常諸先生暨先伯祖貞襄公各有全集存家其餘縣志所載先達著述甚富時際板蕩屢經兵燹悉付咸陽一炬芳生也晚向時收藏舊本頗備慨遭喪亂流離播遷屋室書堂鞠爲茂草家藏書籍化爲烏有故家舊族灰燼之餘蔑有存者芳懼滋甚懼其世遠年湮鴻文大冊散逸無存文獻不足何以徵信爰訪諸邑中旁及鄰封始購數集欲祈名公鉅卿爲之表章而閭里蕭條催科旁午時有所不暇欲勉一人之力漸次鋟梓猶精衛填海愚公移山力又有所不能以有限之力值維艱之時而欲張皇幽渺振墜緒之茫茫亦奚能勝任而愉快乎姑將廷對奏疏應制諸篇及文之有關風化理學者刻其一二分類編集釐爲十二卷先付剞劂名曰紀畧初集以見我豐陽斯文之一班所爲存什一於千百也云爾至於再圖嗣刻網羅靡遺彙千狐之腋而臻於備美則又以侯夫後之君子

紀

明

使事小紀

郭汝霖

嘉靖三十七年春二月琉球王世子道大夫長史等官來乞襲封王爵刑科給事中吳君時來行人司行人李君際春例當往吳被命怏怏病數日二月初而差遲之至三月終尙未有行意時大同右衛事急吳疏劾總督楊順上逮繫順三日後復劾元宰嚴公上知其意廷杖之謫戍廣西人始議吳處科三載不一言及差行未數日兩疏何前後之相懸也方吳未差有星士王鶴麓者卜其當遠行及差縉紳間鬩驗其術亦有送之過余者余諗之曰吳行決乎王曰意欲求脫星士謂之曰若是必獲咎不如行也吳旣謫發霖轉刑科石幾十日遂繼差士夫親愛者咸憤然不平且流聞吳之謀實星士嗾之會張給諫宅議獄之余哂

曰若是則諸君謂萬里行皆自人矣往星士對余言實勸之行未聞嗾之脫也豈可以流聞疑似而寘人於獄同科魏君勃然曰公愛術士如子奈其毒何余曰非也多言倖中術士之常彼孤身蜩口於外或寘之非地命不保矣斃人之命而自愛余不忍也卽斃之能已吾行乎君父有命義不避難敢謝諸君之愛諸君乃解散余召星士語之速行星士慌甚余曰第行無忙也吳卽出都門儀制司命隸人取賜衣隸人不識誤送之余余視之矩小不中請於宗伯易之宗伯吳筠泉公監前事惟急余行曰衣姑仍前至聞時有司當爲處余曰是何言僕雖涼已忝省署三年一衣豈不能製但天使威臨外國位夷王上服之不衷而衣

之是苟也不出於君而假以爲榮是僞也曾謂堂堂天使苟且僞乎夫承差者未必皆吳君也公何疑之過諸老聞皆是余言余因請詔勅易名改賜品服詔勅下李君河南人欲分領一道以便行途余曰詔勅無分領理若爾當請明之李君乃止時四月初七日也初八日辭朝并偕李君入辭元宰嚴公公曰遠行相累昨見聞命踴躍之疏甚喜余曰義不避難臣之職也死生有命聞之素也豈必海上能死人哉公又顧李曰有此跛男子君無慮矣蓋李初承命浪傳其流涕惶怖公故慰之辭少湖徐公南渠李公咸曰非君差也而君差差未有是速也而君速亦勉之而已爲之惋然良久出辭崦山周公公曰君攜親信幾何時僕

永豐縣志

卷三十六

紀

二十七

蕭順梁元侍傍余指之曰卽此壯者少者公曰旅得僮僕貞况航海之行從者雖寬之可也辭同鄉同年諸君皆沾沾爲余惻而口莫能言余笑而別四月十五日從灣中解纜六月至淮安與吳舟前後吳故避余余訪之曰何遂不相見吳面赤莫能應七月余始抵家老母念霖外已三年謂姑且緩行霖泣曰君父之命何敢緩今海報交馳若稍遲則事日遠矣九月初輒入閩至則軍門王公按院樊公暨諸司莫不爲余嘖嘖余未識其意後乃知諸公預策次年倭寇盛集福州而余不能行也及琉球貢使再至則傳其國有領封之意呈文按院諸司皆曰國體所關倘得止保全者不小矣余曰國家事多守舊章恐未易行樊公曰

事有權宜今茲非可行而故卻也余曰議論不一如不行反以相尤何如樊曰倭寇之盛孰所不知夷情之來因而轉達以此見罪無非罪矣余曰倘有之余不足惜如君何樊曰若然亦不君怨遂差人齎奏部中果以舊典相持然勘合到遲海警益熾是年尙未能行余因改造前船日日往督偶下洲坎損左足焉一月乃愈次年夏初航海至琉球處於使館屋皆矮窄海氣爰蒸余每夜露坐不覺爲風所襲損足盛發浸淫至歸棹日跛履登舟李君曰跛男子不識乎宰相口代天語果爾余愕然嘗思航海之行險矣然豈非天哉觀吳君謀脫反謫予欲速反遲諸君覩時事重國體私圖公奏竟莫挽予行行人人莫不余危竟如此

永豐縣志

卷三十六

紀

二十八

如此語曰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信乎事之大要具使錄中今不紀紀其遺者備省覽云作小紀

國朝

講書一句紀

程士鯤

旅寓西昌一日過淘金羅士儒先生書館適值及門請講大學士孺讓於上坐開講此猶陸鵞湖至鹿洞朱子請之登坐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因爲講聖經首一句大學之道四字揭頂則全部之旨括於此矣朱子解以大人之學也是此學字非等學之爲言效也之學乃是聖神功化之極作實字看學何以大無一代不出乎其中之謂大則包古今無一人得越其外則包天子至於庶人無一事

不統乎其中則包致知治平無一物不括乎其中則包邱
隅淇澳黃鳥桃夭故謂之大大而無外豈等蕩而無歸則
不可不求其道之所在此道字亦要實看所謂絜矩之道
君子之大道生財有大道皆共此道傳釋三綱領首句何
以無釋其引康誥太甲帝典盤銘引詩以釋首句故朱子
曰大人之學大學二字包得全部猶中庸二字包得全部
一部皆在禮記中先儒抽出配爲四書

碑

明

瀧岡書院祠碑

鄒守益

瀧岡書院祠爲大理丞鄒公瑾而作也公當靖難之師及

永豐縣志

卷

三十六

碑

二十九

同邑監察御史魏公冕死於位一時若天臺方公孝孺臨
江練公子甯廬陵曾公鳳韶分宜黃公子澄皆凜凜然有
叩馬采薇之風仁宗昭皇帝曰方孝孺等皆是忠臣大哉
王言與師尙父義士之稱炳炳千古羣臣祇若德意罔敢
差池諸公咸俎豆鄉質立書院以專祠之正德壬申某歸
侍易齋大夫疾三年而疾小間大夫命之曰永豐吾宗國
也寺丞御史之烈其可以後羣公乃奉命以請於邑之士
皆訢訢相告庠生裴康陳本劉斌陳奇李觀可劉希昭蕭
旦合辭以呈郡守伍君文定督學政田君汝籽協議躉之
亟下縣立二公木主於鄉賢大夫復命曰寺丞公吾同譜
也其率族屬祠而祀之使從兄守泰入牒於郡郡丞朱君

袞分守陳君洪謨巡按李君潤符縣以入官故址曰東義倉空地爲之曰公之精爽其尙樂故土乎族之長光緝率子姓元化垂琬等建堂於中前爲鄒氏大節祠外爲瀧岡書院繚之以周垣歲以祭鄉賢之明日潔牲俎而行事市碑廡下使國甯來徵文以告求者嗚呼人莫貴於自立自立莫大於忠孝忠孝不失以善其身則雖流離顛沛刀鋸鼎鑊而天下後世猶哀慕而章顯之矧於同姓乎若蔑德棄義負國而辱親則雖尊榮炫赫秉鈞胙土而子孫且羞以爲祖矧於天下後世乎爰繫之詞以誠吾宗詞曰昊天生民燦有正命維忠維孝以若恆性禍福無端貞脆有定章其淑慝是爲殃慶百爾君子盍以爲鏡孰無此身奈何弗敬

永豐縣志

卷三十六

碑

三十

恩江書院碑

郭汝霖

吾邑學宮西掖舊有梵刹名報恩寺嘉靖年間僧徒寥落寺宇漸廢其地鞠爲榛莽說者謂西掖之虛學宮弗利諸生舉呈監司允議謀建書院於其地而邑侯適覲回勅法振名謂是尤不可緩爰稽帑藏無可需用遂蠲俸若干以倡義舉而獎勸民間助凡若干經營構造爲堂於中而名之曰育英厚其俊也爲坊於前而名之曰恩江書院昭其義也爲房於兩廊凡二十四使修業者有所寓稽其實也爲垣於四圍而泡湏有廚使後來者知所守示其久也締構方成侯乃有高安之更於是陸侯來終其事輪奐巍奕

誠如鳥斯翼□學宮其孔固乎余惟人以地產地以人名
維嶽降申足邱生孔山川炳靈理信有之而聖賢所以樹
立者要自有道而不全諉乎區區之地運焉是故八元八
愷十治十哲而七十速肖三千維賢豈皆藉於地耶有周
子而濂溪名有程邵而伊洛顯斯人才之盛衰卽科目不
與而於他何論也吾邑當漢唐時未建不論論其自宋粵
我明則有若歐陽文忠羅文毅有若鍾恭愍有若鄒若魏
皆忠心直氣足以搏日月而走蛟螭而忠信孝友潔介方
則志學任道代有其人其於學校之教不負矣斯地耶人
耶邇來科目漸疎而書院之作將以求復元運其在吾輩
亦何以自效本之乎心修之乎身以推之乎家國天下達

永豐縣志

卷三十六

碑

三十一

而在上則爲兼濟窮而在下則爲獨善斯固吾人之所樹
立而不可不自勉也誠如是卽不愧於前修卽可進於聖
賢卽十百其人不爲多卽一二其人不爲寡而科目之盛
衰不與焉若徒志温飽弄筆墨侈智能希利達斯於山川
何足爲有無而恩江之名何算哉

國朝

邑侯趙公去思碑

解友梓

國家立制首重牧民之官初仕必先爲令凡臺諫部寺諸曹
考最而後遷除明乎代

聖天子愛養黎元之至意洵莫邑令若矣學古之士授以盤錯
之地俾大展其才猷以試利器而後治效班班如操左券

朝而言之夕而行之久而垂之何其浹乎民心者深且遠也豈非所謂學優則仕者耶吾豐陽爲吉州支邑環山聳峙泉流清駛其人多好學敦節義力穡尙儉以給公輸宋歐陽文忠明羅文毅其尤著者然歷久而風變漸長乎囂凌窳媚之習淳古將不可復我侯由名孝廉出宰弋陽三年政成中丞謝公兩次特請調察永豐

上報可侯至剔弊鋤奸刑清吏畏賦役均平禮讓大行閱一年而稱治士庶相與懽然以興曰美哉我侯何以得此於民哉蓋侯之爲治也非以無本之治治之也本者何學是已侯之所以學優而仕其善有五而廉爲先廉一也明二也仁三也斷四也公五也世固有廉者矣其見不明則爲

永豐縣志

卷三十六

碑

三十二

吏所蔽雖廉何補亦有廉而且明矣其心不仁則所謂無取於民不眩於事而深刻嚴酷又縱其下漁獵躡躑畧無惻怛之意或其心雖仁而懦於裁決徒有仁心而民不被澤仁而不斷故也或其才雖斷而意之所向不無少偏終亦不免於小疵斷而未公故也全此五者難矣哉而侯獨兼有之所以卓然爲當今治邑之最純歟然侯猶有不可及者侯上事時在雍正之十一年值水災田廬漂沒仳離艱苦之民有不可以常法治者侯蹙然憂之招集流亡百計撫字又請於上官緩徵秋糧全活者以萬計學宮圯則捐金修葺不給以贖緩佐之宮牆輪奐時進儒生勵以廉恥勉以忠孝則侯之拯念灾黎有功名教又如此凡此下

車以來實心實政一載之中不可枚舉無何以疾請告四民踈踈驚相謂曰好官去何速也余觀漢循吏傳如南陽潁川江陵渤海或以溉田或以種樹或以治盜太史得其一事書之簡編傳之無窮未有厯盤根錯節百試百應如侯者又聞孝宣周知民隱遇邑令奏績則璽書褒美不數變易以安其下而亦未有官之暫功之多如侯焉者益以見我侯之爲治果非以無本之治治之也侯行矣夕陽在山馬首載途衰柳河橋上攀轅莫及侯其顧此林林蒼赤焚香祖送者而一動念否耶侯爲滇望族尊甫禮齋先生領辛酉鄉薦第一人令山東嶧縣有惠愛嶧人生祠之是又本之家學者深也侯姓趙名清憲字亦琴雲南建水人

永豐縣志

卷三十六

碑

三十三

康熙甲午舉人

儒學置產善後碑

陳材

豐邑鼎建學宮蓋就故址而新之且擴充增益焉其規模之壯闊工料之堅緻周全完備尊師勸學之意具見於宗伯沈公前令江公之記矣予固可無言顧是舉也肇造於江而續成於予而經營勞瘁矢公矢慎則首事諸君子之力有足多者是以各工告竣之後猶有餘貲因悉其所有置腴田貳百畝凡從前學中之缺典與善後之永圖一一興舉而籌度焉此其用心可謂勤矣予足跡半天下令江右亦凡六邑其與邑人有所興建合之生平之所見聞殆難更僕數而缺畧不全半途而廢或草草以塞責者何比

此也卽或事成矣而非紛紜於事先卽且詬囂於事後若茲之輿情悅服踴躍趨事歷七載之久而善始善終曾無間言夫非以公道服人心而烏能調劑合宜規畫盡善其克臻此美備乎予旣樂觀其成竊嘆此邦人情風俗之美益以嘉諸君子維持勸導之功其所流貽殆將十世不替也爰綴數語補兩記所未盡而一切經理條規之宜并附勒焉以垂永遠云

山陽知縣解以敬去思碑

楊開沅

山陽邑侯解公之來治我淮也歲在壬辰之夏初未浹月卽仁聲流播百姓愛戴近更恩膏周摯士民喜沾濡鴻庥茲蒙

永豐縣志

卷三十六

碑

三十四

聖恩陞擢賢侯勢必揚鑣以去郡之薦紳及衿裾之士相與歆

歆而談之於家吏民暨鄉之賦長胥役相與歆歆而念之於野卽老穉婦女卑幼雜流無不望侯往來之旌旗咨嗟歎息以侯之不得復留爲恨乃釀金代石謀勒記以申去後之思踵門而請於余家曰淮之縉紳先生之最顯要者莫如先生文章甲於淮之人士者莫如先生品鷺不妄許可人者亦莫如先生持家報郵書以請先生文我侯之德業政教固重於億兆之心口矣豈不賴先生之文而愈徵其實乎思侯之去吾淮也雖家有謠里有頌必紀其事如太史公班范之循吏傳立而亭之於五父之衢俾往者來者出入而憩息之者一舉目而如見侯之色笑沐侯之仁

聞而後我儕之思始慰也京都傾蓋之歡知侯之深者更莫如先生幸勿辭余因郵書之恆稱而欽承者撫其實以書之侯由名孝廉出爲淮山邑侯稔悉民間之疾苦故我郡當蝗蝻之後民力不堪而鞭賦陡徵有不可以常法治者侯至則草羨餘禁私派諄疊誥誠於催科之中寓以撫字適值水災給諸貧者全活萬計其他禁阻葬而澤及枯骨除火耗而惠及萬民督政教而不擾民間則侯之愛民以仁也淮屬之地民多雀鼠之爭侯則息訟甯人不得已而庭鞫片言立剖無遁情無枉法則侯之聽訟以斷也吾鄉舞文之吏侵國帑削民膏者難以枚舉侯廉得其尤者置之法於是吏皆屏息重足奉法惟謹則侯之察吏以明

永豐縣志

卷三十六

碑

三十五

也朔望集官師紳士講讀

聖訓爲誓詞

以風勵僚屬於化民成俗之道不憚虛心而諮問之則侯之待士大夫以有禮也夫仁而能斷明而有禮不誠良百里賢侯哉而其所尤難及者則在清里書之弊而宏造士之方里書借法鋌詐者扶無宥至今以來之便民皆侯賜也學宮圯侯則設法准罪鳩工葺之士子抱才而困於雞窻者侯則觀風兩庠不遺童子優禮有加作養周至勵士子以廉恥教儒生以忠孝則侯有功於名教又如此凡此下車以來咸以實心行實政者美不具陳以故紳士欽崇萬姓感仰盈途謳歌口碑滿道皆億兆心悅誠服之至也余嘗聞之兩漢之間多循吏如南陽潁川江陵渤海

或以溉田書或以種樹書或以治盜書太史得其一事載之竹帛傳之至今未有厯盤根錯節百試而百應如侯者侯以半載而徵其德備亦以半載而驗其才全以半載之精誠報上爲上者樂得而爭用之以半載之鼓舞於下爲下者亦樂得而爭爲之用今日者誌其姓氏詳其爵里與其爲官之始末昔人有由邑宰爲三公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侯姓解名以敬號儼菴江西吉安永豐人記其事而又繫以頌曰卓哉解侯玉質金相天移福曜治我淮疆蒞任半載媲美龔黃風行扇舉俗易琴張睇彼山邑流民日
駛

皇帝曰咨汝其予治曲蓋朱旛

永豐縣志

卷三十六

碑

三十六

□主民事他日功成鼎鐘是誌昔日之日祗斯席斯士勤絃誦農樂耘耔今日之□尸之祝之羊公碑峻石相祠巍五葺遺老拜手陳詞載采輿頌播諸管絃磨厓題字山陽邑前紀侯勲績於萬斯年

海澄知縣解文燧去思碑

蔡新

國家重熙累治惠澤旁敷委任親民之官首重海疆之寄而於海外尤加慎擇焉當三載期滿內地大憲遴選廉幹賢能治績奏於

朝下

廷議報可乃就職秩滿則摧以不次蓋如是其慎也今歲臺地需代大憲僉舉吾郡澄令解君調斯任余守官中樞聞

之因不禁喟然曰是非吾桑梓賢侯而不愧民父母者乎
斯舉其真能得人矣侯以江右名儒由丙戌進士蒞澄六
載初任時余方在籍密邇鄰封余畧悉其治狀歲庚寅余
弟元寬省試獲雋卽侯分校所拔取經首以是知侯益深
今調東甯行有日矣澄邑紳耆士庶思攀轅之無從也乃
縷述侯之德政郵至京師丐余言紀勒貞珉以志不諠此
輿情也卽甘棠峴碑遺意乎瀕海之邑號稱巖疆侯本經
術爲治不求赫赫之譽而溫厚和平煦育噢咻使人隱受
其福雖寬嚴並濟鋤莠培禾而督責之不事殆所謂與爲
鷹鷂甯爲鸞鳳者與跡其六載展布勞心焦思大要惟愛
民造士二端民有爭競侯平息之民有冤抑侯申雪之民
有疾苦侯安全而調護之書稱保赤無異也其造士也延
名宿親校課振興獎勸循循善誘講讀之餘必諄諄以立
品奉法爲倡導勸化不愧賢師保故風移俗易偕一邑山
海黔黎共臻淳良熙皞之風卽古循良奚以過三次分校
鄉闈掄元奪魁皆稱得人聲名直滿九閩其他一切治澄
諸善政且美不勝書亦瑣不足道今侯行矣去後謳思羣
情喁喁祖帳供張其盛可知顧余不善於詞述古稱今無
當也茲中外一家雖蠻疆番地莫非鄉關由獷洞獠莫非
倫類侯今往蒞要區諒必本治澄者治臺且益加化誨焉
俾得道一風同方不負

聖天子委任谷上憲遴選至□□循聲洋溢十閩而三載報績

榮遷內擢余猶得從

輦轂下一望顏色而再詢其德政也侯名文燧字譽序號辛圃江西吉安永豐人例得並誌焉

銘

明

雪窩銘

周謨

劉君進夫讀書處方廣纔不踰尺用粉塗之泊然純素居其中則寒光相逼如坐雪然因以雪窩爲號或曰皎皎者易黑也進夫曰正欲其易黑耳或曰黑則難乎其爲蓋也進夫曰正欲難乎其爲蓋耳或不得其說以問於予予曰此韓信背水陣法也井陘之師信令萬人背水而陣將士

永豐縣志

三十六 銘

三十八

多危之卒以水上軍殊死戰以取勝或以問信信曰兵法不云蹈之死地而後生置之危地而後存乎進夫旣白其室又知易黑之難蓋則其兢兢於是惟恐有忽涅之其心當取水上軍同故曰進夫之見信之見也不然進夫素好大名尙奇節豈以易黑而難蓋者爲歉哉然以進夫治室之道若此則其所以治己之道又可知矣進夫聞吾言而然之遂以銘請銘曰知其皎而易黑是以不敢涅之以墨知其難乎爲蓋是以兢兢以自愛是心也卽水上兵之心也空趙壁而立赤幟吾於子乎有待

始定軒銘

聶豹

嘉靖丁未總督兩廣軍務友人張淨峯寄予峒板四片庚

申二月晦日仲子靜爲予斲而成關予喜而題曰始定軒
仍銘之云合抱寸朽豈云完木老戒靡終其何能淑啟予
手啟予足木若以美庶幾不辱

神石銘

李鼎

昔在景爻垂亡信國文公開督府汀州提兵恢復至吉州
空坑奔北山徑幽隘追兵幾及忽大石下墜路阻追兵比
得路而公已去夫石頑然無知覺運動也今而能拯忠臣
於危迫孰爲之抑孰使之君子曰天也向非斯石則公死
繫幽阻誰則知之厥後公從容就義烈烈死於燕市石之
力也惟石神哉銘曰空坑之原厥石齟齬幾千萬年峙於
幽阻嗟嗟信國兵敗以馳追騎斯及形迫勢危砒然而垂
塞其要阨昔也坦途介然阻隔敵師孔武竟莫踰脫其
危迫靡有艱虞維石之神維石之功維天所使以完其忠
雍容燕市義盡仁至萬載綱常由茲弗墜嗚呼神石天地
悠久繫公之忠同茲不朽我作銘詩以開來哲烈哉信公
神哉斯石

重建恩江橋碑銘

郭汝霖

豐邑之濱城而流者爲恩江江縈帶澄徹上踰貫趾下薄
學宮余嘗遐睇川原遠稽蹤跡乃知其肇發於藤盧交趨
於雙溪踏合於龍牙羣峒而奔駕於樂安諸境峯巒崔突
秋冬晴霽江如匹練春夏之交雲霧滄淒江勢獷悍一瀉
千里飛沙走石橫波逸瀾浩浩蕩蕩而工者商者旅而行

者里而役者農之樵士之赴學者臨流莫不有望洋之歎焉橋之興有以夫故老相傳舊志鏤工凡二十年而不敢替者此要衝也嘉靖間粵寇劫掠城守堅固乃肆毒於橋而橋毀矣自橋之毀大弗利於往來艱阻跋涉四民嗟吁病而思以便之也自世之弗閑於王政者每以此爲不切視侯之真心民瘼何如也民以財爲命非其衷錙銖必較乃今一倡而捐金者眾雖婦人慕而爭先悅之大民勸矣哉舊志謂橋之如創拓基鑿趾其難固矣然今之補石豎柱獨無十之六七乎而彼以廿年此以三月不苦一丁不勞十扑余又以知義之感人爲甚速矣侯曰橋不可無銘以傳霖謹銘曰江有源巘岿噴泉穿峒遶石其來盤盤江

永豐縣志

卷三十六

銘

四十

有委其流瀾瀾貫嶺踰趾學宮迤邐惟此恩江厥流百狀澄澈清暎匹練可像春夏之交雲霧沸騰雜沓諸派獷悍奔崩橫波狂瀾浩蕩崢嶸轟何以涉之舟楫廢行誰其橋之古之令止廿載奏功亦旣艱止粵寇劫掠暴悞焚燒不獲於城肆虐於橋民旣病涉百役蕭條財貨日瘡里巷弗饒卓哉陳侯敷政優優引養引恬民裕以休監其可用上下僉謀義舉一倡應如響韶輸財輸力咸曰肯構胥我士女靡有吝驕惟此橋功遄矣無遙三月而成民罔寸勞卓哉陳侯適擢於朝惟此橋功永永弗凋

答問

明

山中答問

聶豹

督學敬所王先生者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其殆無愧於孔文子之文乎先生聰明蓋世弱冠取高第年幾強仕仕至大夫乃歛然自視皇皇焉日以問學爲事如求亡子於路焉此其志何如哉一日介其門人徐生枉予於山中予笑曰先生誤矣鄙何足與議哉昔人有求亡子於道路者或行或止靡人弗詢詢踰歲靡所得乃邂逅一瞽翁亦就而詢之焉翁曰若不識予之爲瞽耶曰予固知翁之瞽也瞽無見也不無聞乎翁曰聞則有之矣前二百里外昨予度深山依茅菴息焉菴有老媪撫一乞兒子鋪而歎曰是儂家種子乃暴棄弗收傷哉求者匍匐兼程窮日之力物色

永豐縣志

卷三十六

答問

四十一

其處得焉叩其故兒曰曩爲怪術方上人誘引至此出太遠而失所歸父子相抱持以泣泣已再拜謝老媪循故道返焉後卒以亡子昌大其家世諺謂千聞不如一見乃見不如聞又何哉先生得無以予爲瞽而疑其或有所聞耶邇來四方之士以良知爲學者聚論如訟徒知求其良於所知所覺之事而失養乎能知能覺之體能知能覺之體谷之神也谷神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老子祖述黃帝之說以凌跨百代吾夫子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二語承之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夫不睹不聞未發之中也不聞曰隱不睹曰微隱微曰獨其居在我其尊無對超然於萬物之表而實主宰乎萬物是謂天下之大本

也戒懼所以立本本立而和生焉天地以位萬物以有堯舜所以開萬世之太平也後世不知不睹不聞之爲中也而索之渺冥不知中之爲獨也而別求知覺不知戒懼爲性體之自然而反詆其爲困人之徽墨不知良知之爲虛靈也而以知覺之能辨乎是非善惡者之爲良而致之要其所至不過行仁義而襲焉者也義襲之見作而允執之學亡先生所以好問不已者無亦惜亡子之爲種子惻焉深憂是故皇皇然求之如弗及也

國朝

雲樵答問

程士鯤

雲山樵叟初業儒博洽經史善文辭不售棄業而學釣靜

永豐縣志

卷

三十六

答問

四十二

坐石磯之上投竿清淵之中見淵中人影而嘻奈何以餌釣人或解之曰非人也汝影也叟長吁而對以吾釣人尙不可况吾釣吾乎於是舍釣而學樵樵於雲山之中方長不折拾枯而已旣而枯亦不拾有智者過而問之虛而往實而歸樵之道也今叟執柯而往空肩而歸何名爲樵乎樵叟笑應曰僕雖未有所肩未嘗無所樵也雲山之中得樵者何限而必伐木乃爲樵乎鳴鳥度曲吾樵其音林花發麝吾樵其香古木龍拏吾樵其健怪石虎踞吾樵其寧松柏鬱蒼吾樵其蔭雞犬不聞吾樵其寂金紫罕逢吾樵其素是非罕耳吾樵其忘空谷傳聲吾樵其靜木客毛人吾樵其高吟而往未嘗虛咏而歸何非實智者曰是則然

者矣雨雪其霏火日高燠豺狼充斥蛇虺糾結雲山未可
往叟又何所樵乎叟曰予何所往哉無所往而往往而無
所往其孰能知之造物者可與遊而安能以我爲拘拘也
螺翠劍鋌吾樵於戶外倪瓚太癡吾樵於圖上瑤島蓬壺
吾樵於夢裡笛中樵其梅花三弄簫中樵其鳳毛九苞琴
中樵其四山皆響枕中樵其五湖盡見騷中樵屈宋詩中
樵李杜史中樵班馬文中樵歐蘇書中樵鍾王酒中樵陶
劉樵於宗鏡而無我樵於道區而無欲樵於孔阜而無可
無不可何所不往而何所往何所樵而何所不樵智者曰
敬聞命矣予亦將有事於樵乎昔有元真子號烟波釣徒
雲山樵叟殆其流耶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永豐縣志

卷三十六

答問

四十三

不樵富貴而樵雲山則義莫大乎是叟蓋有託焉者也然
乎其不然乎出而不決爲忠不徹處而不果是謂大惑樵
叟將不得謂之智乎智者猶非之不知其所謂智

書後

元

題羅縣尉遺事後

吳澄

羅君士迪辭華足以擢高科才具足以任邊郡夫文十之
於同業也每忌之而輕心生焉武帥之於異己也每惡之
而慢心生焉能使所同者心服而不敢輕所異者心敬而
不敢慢非果有以過於人其何能致是惜哉時命之不偶
而死於盜葬不備禮墓石未樹其子臨抱此戚不可解於

心切切然圖其不朽孝矣夫予未及識之而貽吾書頗及當世蓋亦有辭有才者士廸爲不亡矣臨也尙思所以成行立名而顯其親也哉士廸諱惠儒吉州永豐人戊辰進士及第任武昌節度推官夔湖鎮撫司湖北制置司幹辦公事所事參政高公達也乙亥棄官歸隱居十年死之時五十有五

明

題歐陽文忠公墨跡後

楊士奇

右歐陽文忠公手書三道皆喪母時所作首後二書無所與者姓字當是徐無黨其第二書蓋與十四弟名渙者公之母夫人皇祐四年三月卒明年八月自穎歸葬吉水葬永豐縣志

畢復至穎前後二書皆未發穎所作其云七月行者蓋前期之云也第三書則皇祐六年在穎所作公喪母踰年而始克葬觀所以盡眾人之意致其詳慎而後卒以禮自斷之前輩君子於大事不敢忽易如此哉

書張王廟記後

吳期炤

張王廟莫詳所自有言王淮陰人亦莫詩其名今讀黃匡湖記謂王卽張公廵也昔隆祐太后暨太子自贛返避難急潛入公廟須臾門結蛛絲飛塵萬疊兵尾至者以爲空廟無人遂不入太后獲免兵退解玉帶謝之今尙存偶墜一簪不旬日株蕊茸茸生發化爲含笑花云後太后還金陵太子卽位遣將楊世雄鐵英持金帛來廟以答靈貺二

將竟伏地死謂上帝差領兵符而逝由前庇宋后一事似爲忠魂由後死二將一事似爲崇鬼是神果睢陽耶余悲此地好鬼歲時社祭必引死生閃忽之說以爲神靈若領符暴死者此意愚民好鬼信邪之浪語也睢陽忠義天植觀其西向告唐天子曰生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至今誦其言凜凜生氣公生受 鬼之害唐雖改物而與不俱生之心越千百年而不能一日忘者趙宋國步多艱敵騎蹂躪中土此忠魂之所不忍故陰冥之中脫太后太子於難是卽不食死當殺賊之一言若中土命使公果有靈方將佑而還之曷爲陰殛而速死之也雖然廟者神之依也心者神之主也此方之民果以睢陽奉之乎則亦

永豐縣志

卷三十六

書後

四十五

敦禮明義崇正去邪俾心與神通自能斂福遠禍奚必借崇鬼謬述之事以爲神靈余核此方賢達皆言廟祀睢陽其言淮陰者非是余信之遂書乾坤正氣顏其門蓋將聚睢陽之神而又以堅此方奉睢陽者之念也

羅文毅一峯先生集書後

陳材

人謂朋隆萬以後而道學僞故且謂道學多誤天下其果然哉非道學之誤天下而談道學非真道學誤天下也學所以學爲忠臣學爲孝子忠臣孝子天下之道莫大焉故不必別求何者而爲道學而但準以忠孝之道則千古大聖賢之學俱無不在是矣永豐一峯先生爲宋武岡教授

羅文忠公之裔家世之美尙已先生以英穎之年對策殿廷巍冠多士名理萬言感動宸聰炳炳烺烺則又文山之繼軌也迨夫身居官職忠孝之心激爲道義憤恥朝臣抗疏論奪情事因受貶謫慨然就途後復南秩乞歸卜築金牛洞深山學道以終其身則其志節亦大概可覩矣古今天下之事其大端亦祇有此數理學名臣奏議其可歌可泣可法可傳亦祇此綱常名節之大聖人人倫之至達道天下之經凡振宇經綸出世事業其道總無以加於此故忠孝之學卽爲真道學而真學道學之人每在乎能爲忠孝真忠孝道學之人不可得而世顧以游譽虛美相高雖飾曾史之名而冒昧苟且實有妨於天下是非之大計則

亦何可說矣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則其爲真道學果孰有踰於此哉先生固談道學之人也則其所學固忠孝也男兒墮地時只此一事士君子終身處亦只此一事乾坤之所以不朽生民之所以常存無不統只此一事則經國之大業名世之文章又何有間焉夫先生之學誠在是矣其他文字論著敦摯切直亦一體并發其爲詩詮諦元妙卻又與新會白沙有同聲之應吾固知先生性術之所存其微必有可自證而立朝丰采忠孝兩字則已赫赫人耳目間是先生之學卽真道學耳宋儒有言元符貴人拖青紆紫者何限惟陳瑩中姓名爭光月日吾於先生亦何獨不然

跋

宋

跋歐陽文忠公廬山高詩

黃庭堅

劉公中剛而外和忍窮如鐵石其所不顧萬夫不能回其首也家居四十年不談時事賓客造門必置酒終日其言亶亶似教似諫依於莊周淨名之間年八十而耳目聰明行不扶持蓋不得於彼而得於此也若廬山之美既備於歐陽文忠公之詩中朝士大夫讀之慨然欲稅塵駕少挹其清曠而無由而公獨安樂於四十年起居飲食於廬山之下沒而名配此山以不磨滅碌碌而得志願者視公何如哉

永豐縣志

卷三十六

跋

四十七

元

跋永豐何縣尹德政頌

吳澄

予家距永豐不滿二百里雖不同郡而聲迹常聞如縣尹何侯之廉聲政迹洋溢乎四境之外予雖在京師而來自吾鄉之人亶亶言之不置予亦獲聞其概夫今之庶幾乎卓魯者同郡有金谿李尹鄰郡有永豐何尹二人焉李尹已改除監察御史何尹之望實如此匪朝伊夕必爲臺省所奪去果爾則永豐之民皇皇以失其慈父母爲戚噫吾將何以爲永豐之民計哉

明

跋楚奇劉公與邱氏書并梅南劉公跋

解縉

鄉先生楚奇劉公仕元終廣憲貳死節於贛近日予過其處父老猶能言之此前一紙其所與鄉親戚邱民則書也前後書名及奉啟等字皆親筆蓋此時以江州守萬洪都機務叢冗時也然猶諄切敬謹如此亦可見前輩誠實之風矣後紙乃肇慶守梅南劉先生跋語敘公事甚備蓋其子作喆所書民則令子思勗出以相示予感二劉公皆先君子之友而作喆教學中時與交甚厚今皆不可得見矣而此二紙之傳非但可爲邱氏之寶江鄉前輩之風卽千百年間欲有考者豈能無取於斯歟

跋浮雲公墨跡

解縉

永豐縣志

卷三十六

跋

四十八

歐鄉劉旦文昌錢漢濱公之外孫也昔嘗來文江從翰林張公伯穎游持其曾大父楚奇翁詩文一帖示予觀之其文詞古淡意氣雄偉忠君報國之心隱然在於言表千載而下休光遺烈耿耿而不磨者也且讀書縣庠受業名師他日擢高科登顯仕益以見劉氏之不乏賢也矧其序之於前者皆名公鉅卿猶之金石絲竹鏗鏘於鈞天之奏桓圭裘冕從容於廟堂之上讀之令人起敬且其勗之哉遂書此以發其繼志之誠俾其保愛斯文以傳諸不朽

國朝

跋歐陽文忠公集後

解文炯

歐公文集甘君國棟序云元末惟內府有之民間未易覲

也然予考公之沒也神宗命學士爲詔求書於其家公子發繕寫進御一百三十三卷尙餘數百篇別爲編集而未及成慶元間郡人胡登仕柯考定公集業有一百五十三卷之目只擬行狀闕歸葬集一卷別有附錄五卷紀公德業是在宋時已刊布矣大約江左中州爲公宦遊寄居之地流傳固多南渡後人文盡隨行都武林姑蘇並號書藪元明以來則絃誦公文選者尤眾似亦不可謂坊間罕見也獨吉郡之鏤公集宋槩旣亡天順初太守程君宗訪於胡文穆公家覓得一部亦內出之本謀諸劓劓氏乃有板藏郡署及遭兵燹又化劫灰

國朝康熙壬子吉水曾旅菴先生重鐫之而吾郡稍稍復見

永豐縣志

卷三十六

跋

跋

四十九

歐集然僅百有四卷其集古錄跋尾及外集書簡共少三十餘卷并居士集亦尙及半序書者均未言所以散軼之故殆由原本先缺歟抑旅菴貿廛終事爲費不貲之所致也是未可知矣乾隆丙寅公族裔名安世者再刻於廬陵而一百五十三卷乃備始克稱全集焉其字畫明晰紙板精良較舊爲善惟本傳誌狀籍貫吉州之下改書廬陵二字譜圖序刪去後段與別刻差異耳他日當求綿穎諸本讀之庶幾慰所願乎竊嘗考公集古錄跋云家藏書萬卷惟昌黎集最舊屢經較正世稱善本偶得韓文碑刻校之則集本猶不勝其舛謬乃知文字之傳久而失其真者多矣刻石之文誠可貴也稽古者當以碑爲正觀公自言考

核之勤雖殘碑斷碣皆珍藏收錄備後世史家之訂訛別
誤意甚殷矣乃今之號爲讀公集者執所見之字句篇章
以爲一知半解更不復知有他篇別部相印證遂至以文
害辭以辭害意者顯自貽譏猶侈然曰我讀公文若是甚
且以公手定之石刻視若等閒而專憑後世屢翻之梨棗
爲口實是殆尋行數墨者流公豈願斯人之讀其書也哉